

# BQ

关注人生 分享人生

北京青年周刊

LIFE 生活

2011.4.21 第16期 总810期





- |   |   |
|---|---|
| 1 | 2 |
| 3 | 6 |
| 4 | 5 |
1. 香灰做的头像
  2. 动物皮做的脸
  3. 人站汤勺
  4. 怪地球仪
  5. 大锅面
  6. 伟大的作品出白这里



【BQ】《北京青年》专访  
Z：张泓

BQ:你为什么选择这么大的一个空间?

Z:我们2005年的时候在闵行的莲花路那边,有一个一两千平方米的工作室,后来这个工作室渐渐不够用了,就在那条街的附近又找了一个3000平方米的空间,后来又不够用又找了一个,于是在一条街上有好几个空间,后来形成我整条街去转的局面,每天中午要有一辆送饭的车挨着院子跑着送饭,再后来那个地方也不稳定,预计三年两年就会被拆掉,我当时想找一个有中国工业历史的六十年代的厂房,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合适的,如果有的话我也会马上要被拆掉。

有一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路过这里,我看到黑乎乎的一个大厂房,停下来,我们隔着门往里看,看到有焊子的火花,当时我很惊讶——不是死的,是活的,有人在。刚好这个地方的老板也想要搬走,于是谈了两年,最终才把这个房子买下来,他们原有的员工除了留下一个厨师以外,一个没有留,现在的员工是我们新招聘进来的。

BQ:员工的分布是按照什么分类的?

Z:我的办公室是工作的一个枢纽,是指挥中心、创意中心,对外活动中心,我会按照不同的种类和功能去划分工人的工作,大型的装置作品,是在大车间里面完成的,生活区里面有食堂宿舍楼公共大澡堂子,还有经理办公室,主要负责人事后勤劳资关系,这个队伍是一点一点壮大的。

BQ:你原来在北京东村的状态是什么样的?

Z:我很喜欢群居生活群体工作,喜欢在一种氛围内工作,东村就是我自己,但是东村的概念就像是一个工作室一样,虽然每个人经济独立,工作独立,但仍是一个群体概念,是一个当代艺术的部落,所以才和我的朋友把它建立起来。

我在美术学院的时候画一个男模特,他是一个乐手,就住在东村,我随着他去看他三平方米的小房子,觉得很好,于是我就也搬到那里去,但是后来我我一个人住着。

觉得没意思,把其他艺术家、诗人、乐队、戏剧人等等,很乌托邦的那种人找跟我一起住。

BQ:从过去的“12平方米”到现在50亩地的厂房,从小到大你活动的版图越来越大了……你怎么看这个过程?

Z:你站在海拔5000米的雪山上时,你相信一定有一个超自然的能量存在,这跟我住多大的房子有多大的厂房没关系,地球这个范围是表象的,语言不通,政治文化不同,但是人的本质是一样的。

我从河南一出生,满眼黄土什么都看不见,生命轨迹让我去读书离开家乡,从安阳到开封,从开封到郑州,到北京到美国又回来,这是我的轨迹。

我在东村那群生活,环境就是那样,那是生活中的日常,要说我和以前的变化我觉得那时间变了,我的身体变了,我的荷尔蒙变了,我以前是一个年轻的小斗士,现在是百战不败的大斗士,是小米和黄豆对比而已。

这也是因为有了生命的轨迹定理,有的人一出生就注定生活在他的城市里面,艺术家的尺度就更宽泛了,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坚持,我是一个凡人,我对空间的观念不强,不管怎样视觉的时候仅仅靠一张床,一日三餐吃过了再吃就觉得麻烦了。

这是一种新的乌托邦,梦想是要打破很多的定律,打破传统对一个职业一条生命的定义,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坚定不移地继续这个乌托邦的巨大引擎。

现在这里的人渐渐多起来,我也开始管理,我给二三十个人发工资,自己数钱发钱,发过了之后在名字后面画一个勾,但是在中国一旦有人工作就要有人事,要给工人上五险一金,要交税,慢慢地我完全成为一个正规兵了。

有的人梦是小的有的人梦是大的,我的乌托邦的梦



艺术家介绍:

张泓是当今最具活力与影响力当代艺术家之一,在纽约生活工作了八年之后,于2006年回到上海建立了工作室,艺术家的创作从早期对个体存在的探索和对社会的批评,转向了更为传统的艺术创作,作品《十二平方米》(1994)及《为无名山增高一米》(1995)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,2010年,张泓创作了一件1吨重的、两座楼高的雕塑《石头万岁》,这件作品落户于上海市黄浦区,被视为艺术家目前为止最大的作品,同年,雕塑《三棵树》(2007)进驻纽约北部的风暴艺术中心,2009年,张泓获得了《威尼斯电影节》并进行了舞台设计。

比较大,有人告诉我你必须这样做,我不想这样做也不成,我的DNA是这样的,也不是我自己决定的,给予你这个生命的是你的祖先。

BQ:你作品中的力量从什么地方来?

Z:我是一个很怕的人,父母给我的样子感觉我很强,有蛮劲,生猛,但其实我内心很怏。

我在东村的时候就一直想在湖面上做一个作品,那是我的梦,带着这个梦,我去了美国,趴在英国的冰面上,做了朝圣纽约的风和水。

我在美国还是很幸运的,比一般人幸运但最终还是找不到北,我在美国很不幸,找到的不是幸福,美国这块土地跟我是不能融合的,所以我水土不服,在精神上,我找不到根基,我是一个外来者,融入不了他们,一颗种子扔在地上没有办法发芽。

那都是过程,如果没有在美国那段的水土不服,就没有现在的神情,没有现在脚踏实地的环境。

回到这里就不一样了,土地是咱们的土地。